airiti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5期
2021年5月，頁85-126
10.30383/TJH.202105_(55).0002

高歡遺言與北齊政治

胡勝源 *

東魏乃高歡與勳貴所建立，以兩都分理軍政的政權。高歡臨終前局勢極端不利，不僅繼承人不材，侯景更將叛亂，只能寄望勳貴與分管兩都的其子高澄、高洋能齊心穩定大局。高澄所以能平定侯景之亂，正依此遺言而為之。即使內亂已平，高洋亦建立北齊，但兩都分管軍政、西魏北周在旁虎視的內外格局依然如舊，因此北齊歷代統治者高洋、高演、高湛皆遵奉高歡遺言重用宗室、勳貴以安內攘外。然而因高澄驟逝而接位的高洋，欲回歸父死子繼，猜疑宗室、勳貴，令「群小」輔政，激起宗室、勳貴發動乾明之變，也使相繼登基的高演、高湛雖重用卻不信任宗室、勳貴，造成高演時的晉陽與鄴對立，及高湛的屠殺諸兄嫡子。雖然高湛在生前將皇位內禪，確立君位父死子繼。但高緯親政後仍擔心步高殷後塵，恣意殘殺宗室、勳貴徹底揚棄高歡遺言，在北周入侵時仍怕宗室趁機奪位，不願派其領軍抗敵，便導致北齊的滅亡。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北齊、高歡、乾明政變、恩倖

* 海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通訊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51巷5弄6之4號。

airiti

一、前言

自陳寅恪提出「關中本位政策」解釋西魏北周轉弱為強的原因後，[1]東魏北齊由盛轉衰的原因也成學界關注的焦點。對此，學界過去大多以胡漢衝突來解釋。[2]近年湧現諸多修正說法，有學者偏向門閥貴族制的復辟；[3]亦有重視君位的爭奪過程；[4]或派系鬥爭；[5]亦或強調文武之爭。[6]學者們觀點雖不同，所論卻皆涉及「勳貴」或「兩都制」，可知相關學術成果極夥。[7]本文所以重新檢討，乃因學者或未將兩者聯繫討論，或由君位、文武之爭乃至兩都對立為主軸。對高歡命勳貴輔佐宗室分據鄴、晉陽兩都，以安內攘外的遺言討論較少。但高歡遺言這北齊「祖訓」不僅能統整前輩學者的諸多研究視角，更與北齊政治發展密切攸關，亟須深入考索。

首先須要界定的是前述「勳貴」的內涵。依谷川道雄的定義，「勳貴」是指「高歡在懷朔鎮、信都舉兵以及平定尒朱氏後的各個階段中，為他掌握

---

1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00-101、頁140。

2 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收入《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頁78-94；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第2卷第4期(臺北，1964.11)，頁35-39；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第6卷第8期(臺北，1976.11)，頁455-459。

3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223-228。對北齊勳貴的詳細研究，請參薛海波，《5-6世紀北邊六鎮豪強酋帥社會地位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339-417。

4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87)，頁189-277。

5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287-404。

6 黃永年，〈論北齊的政治鬥爭〉，收入《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55-61。

7 與本文直接相關的先行研究，管見所及還有韋琦輝，〈勳貴集團與東魏北齊政治〉(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5)，頁1-53；張耐冬，〈東魏北齊皇權政治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頁1-92；張蕾，〈北齊宗室階層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1-73；韋琦輝，〈從霸權到皇權——論東魏北齊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8)，頁1-83；郁賢都，《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頁175-187；蘇小華，《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5-145；曾磊，《北朝後期軍閥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1-168。前輩學者各有所重，卻無以高歡遺言為中心審視東魏北齊政治發展者，這也是本文的價值所在。

airiti

霸權而盡力的一群人。」[8]而受高歡臨終顧命的段韶、斛律金正屬此群人。可見谷川氏所言確實抓住歷史關節，因此本文從其說，將協助高歡建立霸業的這些人視為「勳貴」。

其次，谷川氏以為東魏實行與北魏不同的「兩都制」，即霸府「晉陽」與王都「鄴」。[9]但兩都制不是一夕出現的，如長部悅宏指出的，北魏末已出現尒朱榮的晉陽與孝莊帝的洛陽；尒朱兆的晉陽與節閔帝、尒朱世隆的洛陽；[10]高歡的晉陽與孝武帝的洛陽。到東、西魏分立，孝靜帝遷都於鄴，高歡長駐晉陽，兩都制才正式確立。

最後，在正式探討前，勢必對基本史料展開檢討。本文所據之一手史料乃《北齊書》、《北史》；而《北史》所載東魏北齊史事又是在《北齊書》的底本上刪減或增添而成的。[11]因此《北齊書》流傳至今雖只有十七卷，仍是本文史料的淵藪。據劉知幾之說，李百藥所著五十卷《北齊書》的底本乃其父李德林在隋時編修之《齊史》三十八篇〈紀〉、〈傳〉。[12]唐長孺因此認為：「百藥之《書》，實本其父所修。」[13]李德林乃北齊舊臣，他撰《齊史》不僅是當代人修當代史，更是亡國之臣編故國之史，《北齊書》所載便有不甚客觀之嫌。[14]更重要的是，李德林深受魏收恩遇，[15]而魏收長年參與北齊國史

---

8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頁218。

9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頁302-304；毛漢光則將陳寅恪「關中本位政策」、「關隴集團」之說，上溯北魏末，旁及東魏北齊，認為高歡繼承尒朱氏的核心區與核心集團而成霸業，也讓東魏北齊承襲北魏末軍事中心與政治中心分離的格局。北齊皇帝頻繁往來晉陽、鄴以溝通兩都，更始終控制核心區與核心集團，所以速亡是人謀不臧之故。請參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收入《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59-103。

10 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尒朱氏軍閥集团再論(1)：王都——霸府体制を焦點にして〉，《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15期(沖繩，2009.03)，頁141-209。

11 高敏，《南北史考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1-13。

12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3)，卷12，〈古今正史〉，頁263。

13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籍舉要》，《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7。

14 胡勝源，〈讀《北齊書·陽休之傳》論李德林的黨派意識與歷史書寫〉，《北朝研究》，第1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72-82。

15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點校本)，卷42，〈李德林傳〉，頁1197-1198、頁1208。

airiti

的編撰，晚年又為所創北齊國史之「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遭陽休之「天保之歲為齊元」說挑戰，寫信給李德林求教。魏收死後，陽休之「諷動內外」，使朝廷「發詔從其議」，[16]但《北齊書》卻重回魏收之說，將高歡事蹟納入〈本紀〉。那麼李百藥稱《魏書》為「實錄」，[17]就不僅因李德林受魏收提攜之故，而是《北齊書》所據之《齊史》，本就依魏收撰史原則及其整理之史料而寫就。

魏收對《北齊書》影響巨大，但其所撰《魏書》卻有「穢史」之稱，《北齊書》所載便存疑義。但據周一良的研究，《魏書》所述確實「詳略得當，近於實錄」，因「有魏一代修國史者類有學識，能直筆，收《書》大半本於國史，故事實論斷多能持平近是。」[18]《北齊書》既是《魏書》之延伸，其載或亦應大致可信。[19]至於李德林父子未能客觀敘述的北齊末史事，則能藉《北史》、《史通》所引王劭《齊志》予以還原，[20]對此筆者將於另文討論。

二、高歡遺言及其背景

高歡遺言可以分成三部分：一、穩定政局之佈局：在斛律金、韓軌等人面前委託段韶輔佐分鎮晉陽與鄴兩都的高澄、高洋兄弟；囑咐高澄軍旅大事要與段韶商議；[21]二、平侯景叛亂之佈局：歷數諸將特質，認定唯有慕容紹

---

16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點校本)，卷42，〈陽休之傳〉，頁563。

17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卷6，〈浮詞〉，頁115：「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魏)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遊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尒朱暢傳〉又云：『(魏)收受(尒朱文)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

18 周一良，《周一良集：魏晉南北朝史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342。

19 即使如此《北齊書》仍有其他問題，如李德林為強化魏收「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創造「高歡攝政」論，特意扭曲高歡歷史形象，也使《北齊書》所敘東魏史事隱含內在矛盾，相關研究請參胡勝源，〈孝文崇拜與東魏政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1期(臺北，2019.05)，頁40-41；胡勝源，〈「齊元」之爭與「高祖」更易——高歡、高洋歷史地位的改換〉，《漢學研究》，第38卷第2期(臺北，2020.06)，頁98-111。

20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籍舉要》，《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頁59。

21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韶傳〉，頁209。

airiti

宗能平侯景；[22]三、遺恨：以未平西魏為恨，死不瞑目。[23]高澄要安定局面必先平侯景之叛，可知穩定政局之佈局與平侯景叛亂之佈局實為一體。再者對內平侯景之叛，與對外消滅西魏皆是高歡遺言所指的「軍旅之事」，依此高澄兄弟不論對內、對外都須先與段韶商議才能行事，高歡對段韶的重視亦可想見。

段韶之父段榮是高歡妻婁昭君的姊夫，高歡臨終說他與段榮「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可知段榮屬勳貴。[24]段韶則參與廣阿之戰，並在決定高歡霸業的韓陵之戰中「督率所部，先鋒陷陣」，既為外戚，亦是勳貴，年紀又輕，更「殊有英略」，是適合交託後事者。

其實，高歡雖命段韶協助高澄、高洋，但他是在得到斛律金、韓軌等人的同意後，才託段韶後事，那麼斛律金、韓軌等也同是受高歡顧命者。韓軌在高歡起兵時「贊成大策」，也參與廣阿、韓陵之役；[25]斛律金在高歡欲反尒朱氏時「贊成大謀，仍從舉義。」[26]可見他們也是勳貴，不過長段韶一輩而已。高歡臨終前以與勳貴「冒涉險艱，同獎王室」，總結一生功績，可知東魏是高歡與勳貴協力建立的政權。[27]高歡又委勳貴段韶、斛律金等顧命，可見勳貴實是東魏政權的中堅，只有重用宗室、勳貴，[28]高澄才能穩定內部，除平定叛亂外，更能實現高歡遺願消滅大敵西魏。

高歡遺言值得注意的還有安排兩子高澄、高洋分據晉陽、鄴兩都。高歡設大丞相府於晉陽，下轄諸曹，最重要的是分掌兵馬的外兵曹與騎兵曹。即使因高洋稱帝大丞相府被廢，「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

---

22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6，〈齊神武紀〉，頁230-231。
23 李百藥，《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3。
24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榮傳〉，頁207。
25 李延壽，《北史》，卷54，〈韓軌傳〉，頁1958。
26 李百藥，《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7。
27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70。
28 除宗室、勳貴，外戚也是高歡能援引的力量，然而勳貴往往也是外戚。如段韶即婁昭君姊子；婁昭君弟婁昭，不僅贊成高歡反尒朱氏之策，更參加廣阿之戰，躋身勳貴。見李延壽，《北史》，卷54，〈婁昭傳〉，頁1954-1955。楊愔則在韓陵之戰立功成為勳貴後，被高歡妻以庶女。見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0-1502。高歡臨終命段韶輔佐高澄兄弟，也等於讓外戚協力穩定局勢，確實是當時最好的安排。

airiti

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29]可見比起政務為主的鄴，晉陽機能無疑偏向軍事層面，毛漢光便以為「東魏北齊遷都於鄴，鄴是政治中心，雲代并(晉陽)仍然是其國家之軍事中心。」[30]高歡為西討常駐晉陽，對於孝靜帝所在之鄴先派四貴(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孫騰)輔佐，後令長子高澄輔政。可知在兩都格局下，勢必由宗室或勳貴分據晉陽與鄴分擔軍務、政務，高歡遺言召高澄至軍後隨赴晉陽，並以高洋鎮鄴正由此而發。

但高歡的遺言仍有疑點，固然高澄已有多年輔政經驗，高歡指定高洋鎮鄴卻不甚適當。高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高歡雖以高洋舉止為異，並對旁人說：「此兒(高洋)意識過吾。」眾人對高洋評價仍然甚低，婁昭君以「獰(懦)直」來形容高洋。[31]高澄雖懷疑高洋「佯愚」，也說：「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32]崔暹亦對高澄言：「嘗與二郎(高洋)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癡。」[33]《北史・皇甫玉傳》更稱高洋是一邊「垂鼻洟」一邊隨從高澄的，那麼高歡為何還指定高洋鎮鄴呢？[34]

高歡共有十五子，其中正室婁昭君所生六子分別是高澄、高洋、高演、高湝、高湛、高濟。[35]第三子高演「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但在武定五年(547)高歡過世時才十五歲；[36]高洋在武定元年(543)即任侍中，武定二年(544)位尚書左僕射，則高歡遺命高洋鎮鄴當為穩定大局不得不然。

不僅高洋，高澄繼位亦有爭議。高澄曾趁高歡遠征，上蒸高歡妾鄭大車；入鄴輔政後，又為肅貪得罪晉陽勳貴、鄴都群臣；更因垂涎美色而激起高慎之叛，時人對他評價自然很差，《北史・齊文襄紀》就批評他「情欲奢淫，動乖制度。」更重要的是高澄即使入京輔政多年，卻缺乏使勳貴服氣的輝煌

---

29 李延壽，《北史》，卷55，〈唐邕傳〉，頁2003。
30 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頁97。
31 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8。
32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43-44。
33 李延壽，《北史》，卷32，〈崔暹傳〉，頁1190。
34 李延壽，《北史》，卷89，〈皇甫玉傳〉，頁2938。
35 李延壽，《北史》，卷51，〈齊神武諸子傳〉，頁1859。
36 李百藥，《北齊書》，卷6，〈孝昭紀〉，頁79、頁84。

airiti

軍功，陳元康便說：「公(高澄)匡輔朝政，本非殊功。」[37]高歡一重病，侯景便對司馬子如說：「王(高歡)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高澄)共事。」[38]高歡死後，崔㥄也質疑：「黃頷小兒(高澄)堪當重任不？」[39]侯景報高澄書云：「尊王(高歡)平昔見與比肩，勠力同心，共獎帝室」，[40]崔㥄則參與高歡在信都的起兵，往後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可知兩人皆屬勳貴。高歡、高澄對勳貴們的不滿亦心如明鏡，尤其擔心侯景造反。因侯景不僅擁兵十萬，舉兵後除誘使河南諸州反叛外，還與地方豪族結合，《通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為大患」便是一例。[41]高澄最終雖平定侯景之叛，但據王怡辰統計，共動員二十九位將領才成事。[42]且侯景起初屢戰屢勝，「(東魏)諸將頻敗，無肯先者。」即便高歡臨終指定的慕容紹宗出征都一度兵敗、墜馬，而有「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的喟歎，[43]當時局面之兇險亦可見一斑。

三、高歡遺言與高澄平侯景之叛

高歡雖命段韶隨高洋赴鄴，但段韶不久就到晉陽。高歡死後，侯景起兵，高澄至鄴，讓段韶留後；高澄遠征潁川，也由段韶坐鎮晉陽。兩次重大戰役高澄皆讓段韶留守晉陽，這正是遵照高歡遺言令段韶分擔軍務。[44]然而，高澄雖遵高歡遺命用慕容紹宗平侯景之叛，他最先派去平亂的卻是韓軌及隸屬

---

37 李百藥，《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3。

38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0。

39 李百藥，《北齊書》，卷23，〈崔㥄傳〉，頁334。

40 李百藥，《北齊書》，卷3，〈文襄紀〉，頁34。

41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點校本)，卷3，〈食貨三・鄉黨〉注引《關東風俗傳》，頁62。

42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頁228-230。

43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80，〈侯景傳〉，頁1995。

44 論者或以段韶在高歡死後，並未駐鄴城而改留守晉陽，認為高澄並未遵守高歡遺言。但高歡臨終不過是令段韶隨高洋鎮鄴，並非讓段韶一生都駐於鄴。且高歡遺言的核心精神是要段韶輔佐高澄兄弟及命高澄軍旅之事必須與段韶商議。高澄在侯景亂起時，讓段韶留守晉陽，而晉陽正是東魏的軍事首都，可知高澄確實遵照高歡遺命，讓段韶協助處理軍旅大事。

airiti

其下的賀拔仁、可朱渾道元、劉豐，接著是史籍無〈傳〉的元柱，高澄往後派去解彭城之圍者亦為高岳與潘樂(潘相樂)。[45]侯景對韓軌等人的評價卻不高，稱韓軌為「噉豬腸小兒。」蔑高岳「兵精人凡」。不僅兩人，「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只有聽到慕容紹宗率軍，侯景才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高歡)未死邪？」[46]考慮東魏當時外有侯景兵勢極盛，西魏與梁交相入侵；內則諸將同情侯景，欲殺高澄心腹崔暹使其回歸；更有孝靜帝、荀濟、元瑾等發動政變。高澄為何不直接派高歡生前所指定的慕容紹宗，而命能力遠遜侯景的韓軌等率軍出征呢？

韓軌如上述乃勳貴出身，高歡遺言說他「少憨」，要高澄「寬藉之」。高岳則是高歡的從弟，韓陵之戰高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高歡)方得回師。」因此高岳不僅為懿親更是勳貴。高歡遺言所以未提高岳，可能認定他必定支持高澄。高歡死後，侯景叛變，高澄令高岳赴晉陽「共圖取(侯)景之計」，隨後命高岳率軍南討侯景。潘樂曾參與廣阿之戰，亦屬勳貴，[47]高歡遺言說他「心和厚」並預料高澄、高洋兄弟「當得其力」。高岳是至親固不待言，韓軌與潘樂都是跟隨高歡最久的部下，忠誠無可置疑，即使能力平凡，卻是高澄能放心任用者。

上述三人只有韓軌受高歡遺命，其實同受顧命的斛律金、劉豐在平侯景之役中亦居功厥偉。高歡遺言說斛律金「性遒直，終不負汝(高澄)。」侯景投降西魏，高澄派斛律金率軍斷西魏援兵。劉豐則是受遺命四人中背景最特別的，段韶、斛律金、韓軌都是勳貴；劉豐卻是從西魏投奔者，故高歡遺言說他「遠來投我，必無異心。」侯景反叛，劉豐隨韓軌征討。慕容紹宗任東南道行臺，劉豐改隸其下，後亦共討伐王思政，最終與慕容紹宗同歿於潁川前線。[48]

---

4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547)」條，頁4949-4961。潘相樂，史書常簡稱為潘樂，本文此後一律稱為潘樂。

46 李延壽，《北史》，卷53，〈慕容紹宗傳〉，頁1915；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547)」條，頁4961-4962。

47 李延壽，《北史》，卷53，〈潘樂傳〉，頁1922。

48 李延壽，《北史》，卷53，〈劉豐傳〉，頁1902。史書常將劉豐生寫成劉豐，本文此後亦寫作劉豐。

airiti

胡三省認為侯景所以不敢乘勝揮軍北上，是因「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眾。」[49]但高澄所用之「眾」並非隨意選擇，大多是遵高歡遺命而任。高歡遺言提及可用的將領可分為六類：(一)忠仁智勇兼備：段韶；(二)個性直實：厙狄干、斛律金、賀拔焉過兒、韓軌；(三)心地善良：潘樂；(四)遠來投靠：可朱渾道元、劉豐；(五)需提防：彭樂；(六)堪敵侯景：慕容紹宗。第(一)、(二)、(三)、(四)類將領大多為勳貴，即使性格各異，卻皆對高氏忠心耿耿，更重要的是，除厙狄干任太師未參戰、賀拔焉過兒身份未明外(有可能是賀拔仁)，他們都是高澄用於留守或最早派去平亂者。高澄用將首重忠誠，所以如此，是因他未具備駕馭諸將的威望，又為肅貪得罪多人，依高歡遺命任「必無異心」、「當得其力」的韓軌等勳貴或將領平亂也是應然。

韓軌等人卻不敵侯景，高澄只能依高歡生前指示，起用慕容紹宗。慕容紹宗是前燕慕容恪後人，也是尒朱榮的從舅子，尒朱兆死後慕容紹宗降於高歡，高歡雖對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卻仍有保留。往後孫搴向高歡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慕容恪攻取廣固是前燕國力已達鼎盛之標誌，而慕容紹宗正是慕容恪之後，他登廣固城欲「復先業」即是要恢復前燕之霸業。高歡相信孫搴所譖，隨即徵慕容紹宗還都，可見對他並不信任。[50]高歡如此，高澄亦然，接連派韓軌、元柱、高岳征討侯景皆失利，卻仍欲選潘樂為高岳之副。陳元康勸高澄：「(潘)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高歡)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高澄對慕容紹宗的猜忌之深，可以想見。對此，慕容紹宗也心知肚明，不然高澄不會擔心冒然召見，慕容紹宗會「驚叛」，還要心腹陳元康擔保其必無異心後，高澄才敢用他為將。[51]

高歡、高澄對慕容紹宗的猜疑有其道理。周一良與李萬生都指出侯景與尒朱氏的關係非比尋常；[52]而慕容紹宗是尒朱氏姻親，又曾教侯景兵法，兩

---

[49]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547)」條，頁4952。

[50] 李延壽，《北史》，卷53，〈慕容紹宗傳〉，頁1915。

[51] 李百藥，《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4。

[52] 周一良，《周一良集：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456；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airiti

人交情顯然非同一般。由此觀之，高歡遺言實際上是一巨大賭注，因他早知勳貴、將領們無法消滅侯景，唯一堪用的慕容紹宗又可能與侯景唱和，只能寄望高澄的「深加殊禮」能換得慕容紹宗戮力平亂。

高澄寄望忠心的勳貴、將領能擊敗侯景，戰局卻如高歡生前預料，不得不將政權存亡繫於慕容紹宗一人。東魏雖僥倖獲勝，西魏王思政卻仍盤據潁川，高澄便率十餘萬騎親征，更讓其弟高洋隨軍歷練。值得注意的是，高澄命其二弟高演留鎮晉陽，[53]並委勳貴段韶輔佐，這正依循高歡遺言，只因高洋從軍，其他諸弟幼小暫無宗室留守於鄴而已。高氏宗室留守的權力，據《北齊書 • 高德政傳》:「世宗(高澄)嗣業，如晉陽，顯祖(高洋)在京居守，令德政(高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北史 • 齊文襄紀》說此時孝靜帝下詔，令「太原公洋(高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54]則「攝理軍國」即是代兄長高澄處理軍國機密。高洋如此，高演亦應如是，只因能力或年紀不足需人輔助而已(高洋：前段韶，後高德政、高演：段韶)。

也因高演在晉陽「攝理軍國」，高澄、高洋在平潁川後，才連袂赴鄴。高澄突遭暗殺，同在鄴的高洋才能迅速平定亂事。高澄與高洋的關係卻不佳，《北史 • 齊文宣紀》說：「文襄(高澄)嗣業，帝(高洋)以次長見猜嫌」；[55]《北史 • 崔暹傳》更云：「(高澄)慮其(高洋)有後變，將陰圖之。」何德章認為高澄有可能是被高洋所殺。[56]但本文更關注的是，既然高澄猜忌高洋，為何還命他入鄴輔政，往後更讓他分享「殊功」呢？由上述分析可知，即使冒政權傾覆的巨大風險，高澄仍遵高歡遺訓平定亂事；[57]而高歡正希望高澄、高洋兄弟在勳貴輔佐下分據晉陽、鄴兩都穩定內外。即使高澄疑忌高洋，仍要聽從高歡遺言，重用宗室才能掌控大局。

52-53。

53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卷36，〈王士良傳〉，頁638。

54 李延壽，《北史》，卷6，〈齊文襄紀〉，頁233。

55 李延壽，《北史》，卷6，〈齊文宣紀〉，頁257。

56 何德章，〈高澄之死臆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6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1998)，頁50-56。

57 論者或以高澄並未在亂起時即令慕容紹宗為將，認為他並未恪守高歡遺言。但如上述分析，高澄起初所用部將大多是高歡臨終指示能任用者，且最終高澄仍命慕容紹宗平亂，全盤實現高歡遺言，似不能僅以高澄用將順序便否定本文所論。

airiti

四、高歡遺言與高洋執政

高澄猝死，諸子皆幼，位居次長的高洋倉促接班。[58]即使高洋迅速平亂，高澄之死仍讓「內外震駭」，便給元氏復起的希望。孝靜帝即言：「大將軍(高澄)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為壓制元氏反撲，高洋更應留鄴以備不測，勳貴將領卻以「纘戎事重」勸他早赴晉陽。高洋為此「回遑不能自決」，最後決定「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接著在赴晉陽前高洋率軍陛辭，以收震懾元氏之效。[59]

高岳如前述既是懿親也為勳貴；高隆之原姓徐，被高歡認為從弟，並隨高歡起兵，亦屬勳貴；[60]司馬子如則是高歡在懷朔鎮的舊識「分義甚深」，雖未參與高歡起義，但北齊建立後因「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也能歸為勳貴之列。[61]楊愔出身弘農楊氏，乃是鄴都士人領袖，又有勳貴、外戚兩種身份。可知，高洋留鄴的四人全屬勳貴，且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皆屬高澄入鄴前輔政的「四貴」(此時孫騰已歿)；而楊愔則是在東魏末任吏部尚書，四人對政務亦熟悉。高洋在其弟高演鎮晉陽的情況下，委高岳等留鄴，除顯示他對勳貴的信任外，亦是回歸高歡在高澄入鄴輔政前的佈局。

高洋赴晉陽後「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更可想見，高洋此前在眾人心目中之不堪。故高洋要穩固領導地位，只有藉易代與同僚建立君臣名分一途。此舉卻遭遇其母婁昭君、勳貴、文臣的反對。[62]高洋最終排除眾議強行篡位，侯景威脅又已不存，那麼高洋在即位後是否仍遵從高歡遺言呢？

高洋在備受眾人輕賤時，唯有高歡「異之」，並給予佳評。趙道德：「臣

---

58 李昉，《文苑英華》，卷751，〈北齊興亡論〉，頁3928：「(高澄)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高洋)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

59 李延壽，《北史》，卷6，〈齊文宣紀〉，頁244、頁257-258。

60 李百藥，《北齊書》，卷18，〈高隆之傳〉，頁235-236。

61 李百藥，《北齊書》，卷18，〈司馬子如傳〉，頁238-239。

62 李百藥，《北齊書》，卷40，〈唐邕傳〉，頁530。

airiti

死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高歡)，論此兒酣酗癲狂，不可教訓。」[63]一言亦能讓高洋恢復理智，並一度反省酗酒之失，則高洋對高歡的情感之深亦可想見，那麼他在稱帝後遵奉先父遺言，重用宗室與勳貴也是自然。高歡臨終指定輔佐高氏兄弟的段韶，深受高洋信任，被封為平原郡王。其子段懿「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64]與段韶同受高歡遺命的斛律金也得高洋器重，擔任左丞相；其子斛律光則任特進、開府儀同三司。[65]

高洋對宗室更不吝拔擢。此前高澄偕高洋出征潁川，就留高演守晉陽。高洋則從天保五年(554)開始栽培高演，讓他一直在尚書并省或者是鄴尚書省任職。除在尚書并省的兩年外，高演其餘時間皆在鄴為相；而高洋於天保七年(556)到過世的天保十年(559)間，於晉陽與鄴之間往返不斷，總計有兩年的時間是在晉陽度過的。[66]故高洋令高演在鄴協助處理政事，自身長居晉陽，也是循高歡遺言而為之。高洋也讓高演上陣歷練，天保五年(554)就帶他一起出晉州道夾擊山胡。同年八月再派高演與段韶、高岳等人在洛陽西南方築四鎮，引誘宇文泰出兵，[67]可知高演也率領不少士兵以備西魏來犯。

高洋同母二弟高洧死於天保二年(551)。[68]同母三弟高湛雖讓高洋甚為不滿，但高洋對他亦不吝拔擢，即位後封為長廣王。天保八年(557)再拔擢任尚書令，天保九年(558)升為錄尚書事，同年底改任司徒。同母四弟高濟，天保元年(550)受封為博陵王。但他與高洋出外視察時，突因思念婁昭君返都，高洋大怒「臨以白刃」從此便神智不清，後任太尉，時間不明，也許可能是天保朝。[69]

高洋在征討北方諸族時表現英勇，卻從未出兵西討，無疑違反高歡遺言。但高洋並非不欲一統東西，天保七年(556)「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

---

6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6，「梁敬帝太平元年條(556)」條，頁5149。
64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韶傳〉，頁209。
65 李百藥，《北齊書》，卷17，〈斛律光傳〉，頁223。
66 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3-257。
67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59。
68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洧傳〉，頁1865。
69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濟傳〉，頁1867。

airiti

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70]〈詔書〉內容據《太平御覽》引丘悅《三國典略》乃：「朕歷數在射(躬)，志清四海，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眾，天動雲臨。朕已下汾流，成舡晉地，便當躬先將士，入王壁(玉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71]也無怪斛律光：「會當馬步十萬，三道渡，由平道陷玉壁(壁)，拔長安。」之言及劉桃枝：「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之語，[72]皆讓高洋為之激賞。

高洋聲言西討卻毫無進展，竟「泣謂群臣曰：『黑獺(宇文泰)不受我命，奈何？』」這時北齊國力正值巔峰，宇文泰又於此年病逝，高洋為何不趁此良機一雪高歡遺恨呢？史稱高歡「機權之際，變化若神」，他以龐大的國力、兵力為後盾，幾次與西魏決戰，竟兩次慘敗、一次慘勝；最後更因未能突破韋孝寬在玉壁的防禦，含恨而終。[73]這時韋孝寬仍鎮守玉壁，如果連高歡親自率軍都無法攻下，後人也很難有所斬獲。故段韶才會以「卿勝先帝(高歡)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玉壁(壁)，不利而還。將兵如盤擎水，誤即傾覆。何容易而輕言之？」[74]質疑斛律光。高洋對此亦十分清楚，在位期間(550-559)從未掀起戰端，一意誘使西魏東進，但宇文泰堅守不出，高洋也莫可奈何。[75]

除為父雪恥外，混一東西對高洋來說還有更重大的意義。高洋雖成功代魏，但他素為眾人所鄙視，孝靜帝又備受群臣崇敬，[76]禪代正當性薄弱。即使高洋屢次北討，甚或出兵南朝以強化「齊德」，兩者的成就皆不能與征服西魏相比，遑論南侵最終大敗而歸了。因此，擊敗西魏不僅是高歡的遺願，也是高洋的宿志。高洋長年在晉陽，並重用宗室、勳貴，亦是為舉兵西討做準備。但他懍於高歡失敗前鑑始終未敢出兵，酒色解愁也就亂了心性。

高洋雖失德，卻能「主昏於上，政清於下」，關鍵在他委政楊愔。楊愔與高洋的交集很早，曾任他的開府司馬。高澄死後，高洋赴并，楊愔是留鄴

---

70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67。

71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影印本)，卷599，〈文部一五〉，頁2699。

7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6，「梁敬帝太平元年 (556)」條，頁5149。

73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0-231。

74 李昉，《太平御覽》，卷306，〈兵部三七〉，頁1407。

75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59。

76 李延壽，《北史》，卷5，〈東魏孝靜紀〉，頁197。

airiti

勳貴之一。高洋決心易代後唯獨手書楊愔「俱論諸人勸進意」。[77]往後正因楊愔動員人脈「議撰儀注」，[78]高洋才能順利代魏。高洋對楊愔的協助滿懷感激，讓他任尚書右僕射，更將原尚孝靜帝的胞妹許配給他。高洋重用楊愔除回報其功，還有更深的考慮。楊愔不僅為士人領袖，更是外戚、勳貴，便能成為溝通晉陽勳貴與鄴都文臣的橋樑。《北史・楊愔傳》說楊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便是一證。此外，〈北齊興亡論〉亦言：「每乘輿(高洋)四巡，(楊愔)恒守京邑(鄴)」，[79]將此與高洋長年令高演留守於鄴相聯繫，可知亦是遵高歡遺言而為之。

五、高洋新路線與乾明之變

當高洋「溺於遊宴」不能自拔時，接班問題也浮上檯面。高歡至高澄為父死子繼，高洋接替其兄之位則因狀況突發不得不然。因此高洋即位後便立其嫡長子高殷為太子，極力培養，不僅讓他參覽時政；高洋兩次出巡晉陽，也依高歡遺言讓高殷在鄴監國。[80]高洋對高殷卻不甚滿意，常說：「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還因高殷不敢殺死囚鞭打他三下，高殷此後精神狀況便不佳，還有口吃的毛病。高洋因此動了改立儲君之念，首先是嫡次子高紹德，[81]後來則是考慮其大弟高演。然而在魏收的勸說下，高洋打消立弟之想，[82]一邊栽培東宮人馬，如宋欽道原為黃門侍郎，高洋令其在東宮教導高殷。鄭頤則以文學被高殷所知，[83]「兩人幸於二宮(高洋、高殷)，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84]一邊為高殷掃除繼位的潛在敵人。

---

77 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3-1504。
78 李延壽，《北史》，卷31，〈高德政傳〉，頁409。
79 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56影印本)，卷751，〈北齊興亡論〉，頁3928。
80 李延壽，《北史》，卷38，〈裴訥之傳〉，頁1386；李延壽，《北史》，卷51，〈高叡傳〉，頁1845。
81 李延壽，《北史》，卷7，〈齊神武紀〉，頁263。
82 李延壽，《北史》，卷56，〈魏收傳〉，頁2033。
83 李延壽，《北史》，卷41，〈鄭頤傳〉，頁1507。
84 李百藥，《北齊書》，卷34，〈宋欽道傳〉，頁460。

airiti

高洋認為會威脅高殷的是兩位同母弟：高演、高湛，以及兩位異母弟：高浚、高渙。高洋因婁昭君緣故未敢誅除前者；[85]但對後者則痛下殺手。高浚個性豪爽、有氣力、善騎射；[86]高渙則是「天姿雄傑，俶儻不群，……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87]比對高洋的勇猛絕倫，[88]可知他們皆屬同類人。高殷卻相當懦弱，高洋還曾因其「不似我」而有廢立之想。那麼與高洋有相同特質的高浚、高渙，自被高洋認定是阻礙高殷繼統的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

經過將近五年的瘋狂屠戮，高洋已將可能威脅高殷掌權者幾乎清除殆盡，即使如此，高殷的繼位之路依然艱難。高洋於天保十年(559)十月甲午日死於晉陽，[89]在鄴的高殷隨即趕赴晉陽，於天保十年(559)十月癸卯日即位，[90]耗時九天之久，便讓婁昭君有機可趁，《北史•齊廢帝紀》云：「常山王(高演)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高洋)初崩之日，太后(婁昭君)本欲立之，故(楊)愔等並懷猜忌。」《資治通鑑》所述更詳：「齊顯祖(高洋)之喪，常山王(高)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高殷)即位，乃就朝列。」[91]高演因直諫高洋而被毆打，從此閉口不食，高洋就對左右說：「儻小兒(高演)死，奈我老母何！」[92]則高洋早知婁昭君偏愛高演，但他不僅未殺高演，還留下令人費解的預言，《北史•齊廢帝紀》載：「初，文宣(高洋)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高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93]《資治通鑑》則云：「齊顯祖(高洋)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

---

85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頁280。
86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浚傳〉，頁1860。
87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渙傳〉，頁1863-1864。
88 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0。
89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67。
90 《北史》，卷7，〈齊廢帝紀〉，頁264。嚴耀中指出北齊皇位繼承幾乎都在晉陽，晉陽才是北齊真正的國都。劉兵則以為北齊諸帝在晉陽完成權力傳接乃偶發事件所造成，並非制度使然，對嚴說有所補充。請參嚴耀中，〈北齊政治與尚書并省〉，《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上海，1990)，頁36；劉兵，〈北齊別都晉陽再論〉，《北朝研究》，第11輯，頁144-147。
9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8，「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頁5196。
92 李延壽，《北史》，卷24，〈王晞傳〉，頁886-887。
93 李延壽，《北史》，卷7，〈齊廢帝紀〉，頁266。

airiti

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高殷)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高)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94]天保二年(551)七月高洋改殷州為趙州以避高殷諱，[95]乃邢邵為高殷取名的最晚時間，則高洋早知高演必取高殷之位。且高洋雖允許高演奪位，也留下勿殺高殷的願望，故高洋亦清楚高演在稱帝後必不容高殷。

然而，高洋在臨終前若重回「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的初衷，[96]立婁昭君鍾愛的高演為皇太弟，既可穩定身後大局，還能期盼高演會顧念提攜大恩而保全高殷，[97]又為何會留下滋長高演篡位念想的言語，最終致高殷於死地呢？高洋或欲藉此警示高演，但不論高演心意如何，婁昭君才是高殷繼統路上最大的絆腳石，即使婁昭君不立高演，也能另擁高湛，高殷大位同樣不保。高洋臨終擔心「二王(高演、高湛)位地親逼」，楊愔等對高演、高湛處處防備，皆是明證。[98]高洋預言卻不及高湛，何況此言還賦予婁昭君廢高殷立高演的正當性，高洋又何以毀壞其子登基之路呢？且若高洋生前真有此語，親信楊愔在高洋死後應與婁昭君立場一致才是，最終卻是由高殷登極，可知楊愔必然反對高演繼位。高洋的心腹趙道德則在乾明變後，以「相王(高演)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耶！」一度阻止高演篡位。[99]他在楊愔倒臺後尚且如此，則在楊愔輔政時，自是站在高殷一方。

最後，從高洋在執政末期的佈局，也能看出端倪，《北齊書•高叡傳》載：「(天保)九年(558)……時濟南(高殷)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顯祖(高洋)特崇其選，乃除(高)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十年(559)，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高叡是高歡弟高琛之子，三歲喪父，「特為高祖(高歡)所愛，養於宮中……恩同諸子。」[100]高洋即位即封他為趙郡王，天保二年(551)外放定州刺史，修

---

9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7，「陳武帝永定三年(559)」條，頁5191。
95 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48。
96 李延壽，《北史》，卷56，〈魏收傳〉，頁2033。
97 高演在傳位高湛後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便有如此考量，請參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273。
98 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4。
99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8，「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頁5206。
100 李百藥，《北齊書》，卷13，〈高叡傳〉，頁170-172。

airiti

長城，往後皆在地方歷練，直到天保九年(558)才返中央。高洋讓高叡任侍中兼大都督府長史，乃極特殊之安排，故高演才會說「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更重要的是，高洋讓「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的堂弟高叡輔助高殷監國，可以想見他對高殷的期盼之深。

高叡兼大都督府長史在天保九年(558)，來年即天保十年(559)仍繼續兼任。到這年十月高洋就過世了，可知高洋令高殷繼位的心意並未改變。再深入分析，與設於天保九年(558)的大都督府「分理眾事」的是尚書省；而「二王」高演、高湛當時皆任錄尚書事，楊愔則為尚書令。[101]那麼高洋便是刻意讓宗室高演、高湛、高叡，外戚兼勳貴楊愔共輔在鄴監國的高殷，正與高歡遺言相符。高洋苦心為高殷繼位鋪路，又怎會允許高演在他死後奪高殷之位呢？可知《北史・齊廢帝紀》、《資治通鑑》所言不確，那又為何出現高洋讓高演自取君位的說法？

回到《北史・齊廢帝紀》中高洋的預知。高洋認定高殷將來無法踐祚，是因邢邵取其名殷字正道。「正」字能拆為「一」、「止」(一人而止)；但「正」字也能拆為五個「一」，照高洋對「一」字的看法，亦能將「正」字解為北齊共有五任皇帝(五位天下一人)，無關其子能否接位。為何高洋偏以悲觀的「一」、「止」來解釋呢？再者，高洋的另一理由是「殷家弟及」，但如上述分析，高洋最遲在天保九年(558)已下定讓高殷接位的決心，他雖不殺高演，亦未立其為皇太弟，可知此條史料乃後人虛構，藉以強化「高洋能預知」說的信度。[102]

高洋未對高演說：「奪則任汝，慎勿殺也！」但確實擔心婁昭君另立高演或高湛而「深以後事為念」。為保高殷繼位，高洋做出非常決定，排除高演、高湛，而由楊愔等人輔政。[103]

---

101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64-65。

102 編造高洋有預知能力者可能是楊堅或其下文臣，魏徵，《隋書》，卷1，〈文帝紀〉，頁2說楊堅隨北周武帝滅齊後「除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高洋)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啟之。』及高祖(楊堅)至而開焉，莫不驚異。」楊堅趁宣帝突逝以后父之尊遽得大位，為強化篡位正當性，刻意編造許多荒誕不經之說，高洋能預知是其中一部分。

103 東魏北齊君位繼承的研究甚多，但大多皆以高洋「奪則任汝，慎勿殺也。」之言為確，請參龐駿，〈北齊儲君制度探論〉，《許昌師專學報》，第1期(許昌，2001.02)，

airiti

楊愔、鄭頤已見前述。高歸彥是高洋的族叔，高洋相當喜歡他，讓他擔任領軍大將軍。[104]燕子獻則是由西魏投奔東魏的典簽，高洋即位後，官至仕中、開府；[105]可朱渾天和是可朱渾道元之弟，雖未受遺詔，亦屬高殷支持者。[106]其中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皆是高歡之婿，王晞才會勸高演說：「宜朝夕承旨，而勿使他姓貴戚出納詔命。」高洋將後事託給外戚顯然違反高歡遺言，著實不利身後朝局穩定。因楊愔雖亦是勳貴，高歸彥卻非高洋兄弟。且在去世的前一年，高洋就嘗試讓其弟高演、高湛與楊愔一同輔佐高殷，若遺詔令三人輔政也是順理成章。但高洋在自身兄終弟及的陰影下改變心意，讓高演、高湛不預顧命，往後更讓楊愔等視兩人為高殷的威脅，全力防堵。值得注意的是，段韶亦不入輔政之列。段韶是勳貴的代表，高歡臨終前命段韶隨高洋至鄴「克茲負荷」，高洋親歷其事，往後亦對段韶讚譽倍至，那他此時為何不讓段韶顧命呢？因段韶是婁昭君姐子，高洋最擔心的便是婁昭君在他死後廢掉高殷的繼位資格，若用段韶輔政只會增加婁昭君的影響力，忍痛割捨也是不得不然。

高洋臨終前為保其子順利登基，不讓宗室、勳貴顧命，無疑創造出與高歡遺言不同的新路線。高洋希望楊愔等人能輔佐其子、穩住大局，挑戰卻接踵而來。不預輔政之列的高演，在高洋死後竟能在宮中處理喪事，楊愔等雖成功壓制婁昭君，讓高殷順利接位，高演卻仍任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高演)」。《北史・楊愔傳》對此事則云：「議令常山王(高演)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但楊愔等卻「以二王(高演、高湛)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那這裡的「議令」必是婁昭君主導。

守喪期一過，楊愔等即讓高演歸第，「自此詔敕多不關預」。有人勸高演：「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107]王晞也以周公復子

頁77-82、姜望來，〈高洋所謂「殷家弟及」試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3卷第2期(武漢，2010.03)，頁152；姜望來，〈祖宗與正統：北齊宗廟變遷與帝位繼承〉，《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北京，2015.02)，頁24。

104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歸彥傳〉，頁1856。

105 李延壽，《北史》，卷41，〈燕子獻傳〉，頁1507。

106 李延壽，《北史》，卷53，〈可朱渾天和傳〉，頁1901。

107 李百藥，《北齊書》，卷6，〈孝昭紀〉，頁79-80。

airiti

明辟的故事要高演勇於當周公。[108]這些大臣為何會不遵高洋遺言呢？因楊愔雖是朝野傾服的重臣，但時人對燕子獻、鄭頤等人評價卻很差。楊愔本人就瞧不起鄭頤，王晞則說這些人當權「必致矯弄，權有所歸」；[109]〈北齊興亡論〉亦云：「文宣(高洋)不豫，斃於曲孽。儲君繼體，才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110]從往後婁昭君、高演不捨楊愔之死來看，[111]楊愔與燕子獻、鄭頤等「近習」、「小人」並非同類殆無疑義；而高演是高洋栽培良久的嫡親兄弟，且高洋原本就打算讓高演與楊愔一同輔政。只是最後變卦，大臣們期盼高演取代燕子獻、鄭頤等承擔周公之任亦是理所應然。

高演的聲望如此之高，便讓楊愔等心懷忌憚。時議本以高演「必當留守根本之地(晉陽)」，楊愔等卻要高演隨高洋的靈柩赴鄴，留高湛鎮晉陽。不久楊愔等又覺不妥，令高演、高湛一同赴鄴，這無疑是違反高歡遺言的舉措，無怪「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接著留高演心腹王晞於晉陽以斷其一臂，然後在晉陽佈置五千士兵「陰備非常」。這五千士兵是從禁衛軍調撥的從駕兵，也暗示楊愔等認為晉陽勳貴立場偏向高演、高湛，故要兩人隨輿駕返都以保晉陽無變。[112]楊愔等的顧慮不謂無因，往後勳貴斛律金、賀拔仁、段韶、斛律光都參與乾明之變，[113]其中斛律金、段韶更是受高歡顧託者。

為何與高歡協力建政的勳貴會否定高洋遺命呢？如王怡辰所言婁昭君與勳貴之間因共同創業，關係緊密。[114]但還應注意高演在政變後入殿所云：「楊遵彥(楊愔)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高演)與(高)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高歡)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115]據此說，楊愔這時仍然在世，但黃永年據《北齊書•齊孝昭紀》：「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

108 李百藥，《北齊書》，卷31，〈王晞傳〉，頁424。
109 李百藥，《北齊書》，卷31，〈王晞傳〉，頁419。
110 李昉，《文苑英華》，卷751，〈北齊興亡論〉，頁3928。
111 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4-1507。
11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8，「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頁5196-5197。
113 李百藥，《北齊書》，卷6，〈孝昭紀〉，頁81。
114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頁298-299。
115 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5-1506。

airiti

帝(高演)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認為楊愔等早於高演入殿前即已被斬於御府，[116]則高演上奏之言便成問題。

據〈北齊興亡論〉:「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楊愔)殞於殿省。」[117]可知楊愔應非死於御府，便能肯定高演上奏屬實。高演與勳貴皆認為:「若不早圖(楊愔等)，必為宗社之害。」之前王晞亦云楊愔等一旦當權，即便高演能全身而退，「家祚」亦不能長久，[118]而「家祚」就是高演所言之「獻皇帝(高歡)基業」。但楊愔等所為不過欲保高殷帝位，為何諸宗室、勳貴、文臣會認定他們將危及國家根基呢？

高演、高湛雖隨高殷一同至鄴，楊愔等仍認定他們威脅甚大。可朱渾天和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高殷)無自安之理。」燕子獻則謀處婁昭君於北宮，實際就欲將其軟禁。兩策看似不同實為一體，因高演、高湛背後的支持者正是婁昭君。[119]殺「二王」、幽禁太皇太后(婁昭君)使其受「漢老嫗(李祖娥)斟酌」不過第一步；最後一步據婁昭君所言是「欲殺我二兒，次及我。」[120]燕子獻雖說要處婁昭君於北宮，歸政皇太后李祖娥，但從李祖娥在得知楊愔等放逐二王為刺史之謀後，竟向宗人李昌儀透露，以致密謀外泄；[121]及其在高演率眾入宮時輕易相信婁昭君:「(高)演無異志，去逼而已」的誓言，[122]都顯示她為一無心機的仁善婦人。楊愔等一旦除去婁昭君、高演、高湛，也等於剷除宗室的核心骨幹，若有非分之念，效高洋前例行篡奪之事，無政治能力的李祖娥、高殷孤兒寡母又怎能抗拒？由此也能一窺婁昭君在御前會議上「怒且悲」，眾宗室、勳貴「皆泣」的原因。

機密外泄不過是楊愔等失敗的次因，主因乃內部意見紛歧、決策多變。

---

116 黃永年，〈論北齊的政治鬥爭〉，頁46-48。張金龍以為若無領軍大將軍高歸彥倒戈，高演等無法順利入宮，政變也不可能成功。請參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841-842。

117 李昉，《文苑英華》，卷751，〈北齊興亡論〉，頁3928。

118 李百藥，《北齊書》，卷31，〈王晞傳〉，頁419。

119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13。

120 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6。

121 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4-1505。

122 李百藥，《北齊書》，卷6，〈孝昭紀〉，頁81。

airiti

扣除倒向高演、高湛的高歸彥；可朱渾天和要殺高演、高湛；燕子獻則欲軟禁婁昭君；宋欽道則面奏高殷「稱二叔(高演、高湛)威權既重，宜速去之」，顯然同意可朱渾天和之說；鄭頤意見不明，但從他往後以「事未可量，不宜輕脫」勸阻楊愔赴尚書省，應與可朱渾天和等立場相同。楊愔等大多數人都是強硬派，決策卻一變再變。此前為高演、高湛是否留守晉陽已見徵兆，至鄴後，原本誅除高演、高湛的計畫被否決，改為外放兩人為刺史。不久又變為留高演於鄴、以高湛坐鎮晉陽，如此便回到高歡遺言的舊軌上，楊愔必在決斷轉折間發揮影響。這從婁昭君親臨楊愔喪，哭曰：「楊郎(楊愔)忠而獲罪」，高演「亦悔殺之」也能得證。楊愔不想除去高演、高湛，遑論婁昭君，更努力讓事態趨緩。但婁昭君等籌畫的政變卻已箭在弦上，楊愔「至誠體國」卻與「羣小」一併覆滅，[123]無怪婁昭君、高演會為楊愔之死深感惋惜。

婁昭君與宗室、勳貴發動政變，除破壞燕子獻等的陰謀外，更是對高洋新路線的反撲，欲回到勳貴、宗室共治天下的舊軌。乾明變後，高殷下詔以高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高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便是表徵。[124]但讓婁昭君等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場政變雖然成功，卻為北齊的衰亡埋下種子。[125]

六、高歡遺言的揚棄與北齊之亡

婁昭君、高演、高湛、諸勳貴先發制人，乾明變後已然控制朝廷。高演任大丞相不久，高殷便下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高)演規算。」高演此時大權在握，對大位亦早有覬覦之心，掌權後迅速篡位亦是理所當然。但高演在乾明元年(560)二月即任大丞相，卻要到八月才以太皇太后(婁昭

123 李延壽，《北史》，卷24，〈王晞傳〉，頁888。

124 李延壽，《北史》，卷6，〈齊廢帝紀〉，頁265。

125 學界大多以胡漢衝突理解乾明之變，呂春盛則看出此事蘊含的權力轉移性質，指出：「這次政變雖是胡漢兩集團的衝突，但衝突卻是延著權力的轉移而爆發的，從這一觀點來看，可以說胡漢衝突背後同時潛在著權力轉移的問題。」本文便遵呂氏之說，聚焦於權力轉移。關於呂說，請參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13。

airiti

君)令廢高殷為濟南王而登基，竟拖延了半年之久。[126]

早在乾明變前，高演已獲婁昭君、晉陽勳貴及鄴都文臣的擁戴。乾明變後，高演的地位更是「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但當高演向婁昭君透露即位之意時，趙道德以高演實乃篡奪之言竟能打動婁昭君，為之暫緩廢立，可知高演所以不即刻登基乃顧慮名義。其實，就算高演此時一改不臣之念而復有周公之想，乾明變後情勢卻已不同。如王晞所言：「殿下(高演)倉促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乾明變後太阿已然倒持，王晞說高演若不篡，便會陷入「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的困境。高演表面雖斥王晞「非所宜言」，心中其實甚為認同，故隨即說動婁昭君下令改立，正式登基。

高演所以能剷除楊愔等，其弟高湛、勳貴段韶、斛律金居功厥偉。高演即位後任高湛為右丞相，並讓他「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127]勳貴段韶則被拔擢為太子太師，[128]也給予斛律金「朝見聽步挽車至階」的禮遇。斛律金子斛律光則晉爵鉅鹿郡公，其女更嫁給太子高百年。政局穩定後，高演的目標轉為對外，欲「雪神武(高歡)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129]接著不顧勸阻，出長城討伐庫莫奚「獲牛羊七萬而還」；[130]又在河內置軍屯，以供河南糧運；[131]更命王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而這些不是高洋亟欲實現卻無行動，如意圖統一東西；或已嘗試並獲得成功，如遠征北方少數民族；就是已實踐卻失敗，即南討。政務上則改正高洋執政缺失，如高洋日夜縱酒無心政務；高演則「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可見，高演施政處處欲超越高洋，但高演為何一直把超越高洋當成目標呢？

高演奪高殷大位不僅不忠，亦不符家族禮法。表面上高演是僭取高殷之

---

126 李延壽，《北史》，卷24，〈王晞傳〉，頁889。

127 李延壽，《北史》，卷8，〈武成紀〉，頁281。

128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韶傳〉，頁210。

129 李百藥，《北齊書》，卷6，〈孝昭紀〉，頁85；李百藥，《北齊書》，卷42，〈盧叔武(虎)傳〉，頁559-560。

130 李延壽，《北史》，卷24，〈王晞傳〉，頁890；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8，「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頁5210。

13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8，「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頁5211。

airiti

位，其實也是否定、推翻高洋佈局，奪取高洋遺留之位，即位正當性始終有虧。日後追求超越高洋的成就，強化自身繼統的合理性亦是當然。即使如此，乾明之變始終是高演的一大心病，這從他往後對高殷、高湛的態度也可見一斑。

婁昭君下令立高演為帝時，曾特別告誡：「勿令濟南(高殷)有他也」，[132]擔憂高演會不容高殷。但高演仍違反婁昭君囑託除去高殷，理由《北齊書•孝昭紀》說是：「帝(高演)常恐濟南(高殷)復興」。高殷在乾明之變後已淪為俘囚，高演為何擔心他可能復起呢？與此有關的問題是，當高演以「鄴城有天子氣」，派人至鄴徵高殷赴晉陽時，在鄴的高湛為何要問高元海「自安之計」呢？

高演並未帶高殷同赴晉陽，而是讓他留在鄴，那麼高演命高湛任右丞相、京畿大都督便有讓其監視高殷之意。高湛不僅是高演的同母弟，還與他同謀政變。楊愔等被制伏後，高演原欲中止，高湛卻不許，楊愔等人遂被「拳杖亂毆擊，頭面流血。」高演等人入宮時，高湛則率眾在朱華門外戒備。可以說乾明之變表面雖由高演發起，實際卻是高湛主導。高湛為人殘忍異常，此前高洋本欲赦高浚、高渙，但高湛：「猛獸安可出穴」一言便致他們於死地，這與對楊愔等的殘殺如出一轍。「位地親逼」的高湛如此凶殘，又統京畿兵，若被立為皇太弟對高演威脅更大，這也許是高演毀諾，改立其子高百年為太子的原因之一。高湛對高演毀約心有不甘，圖謀反制，高殷便是他反擊的一大利器，高元海為高湛所出三策之一即：「濟南(高殷)世嫡，主上(高演)假(婁)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此計若成，高湛的下一步便是循高演模式再廢高殷進而稱帝，無怪乎他會聞之「大悅」了。因此所謂「帝(高演)常恐濟南(高殷)復興」，與「鄴中有天子氣」實為一事，即高演擔心高湛會挾舊天子高殷聲討自己。於是高演先命斛律光之弟斛律羨為領軍，以分高湛軍權，失敗後再徵高殷赴晉陽，斷絕高湛起事的藉口；而高湛深怕高演除去高殷後劍指於己，才急忙向高元海求策。[133]

---

[13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8，「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頁5206-5207。
[133] 李延壽，《北史》，卷51，〈高元海傳〉，頁1852-1853。

airiti

高演因違背婁昭君告誡殺了高殷，慚愧而死，[134]〈遺詔〉以「嗣子(高百年)沖渺，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立高湛為帝。[135]這與高澄死後因諸子幼小由大弟高洋接位，及高洋曾以「宗社事重」欲傳位高演的考量完全一致。但高演遺詔特殊之處，在於這是北齊皇帝首次以〈詔書〉肯定這非常繼位方式。其次，乾明之變雖讓北齊重回高歡遺言的舊軌，卻造成高演、高殷的叔侄相疑；高演篡位後，又出現與高湛的手足相猜，這已違反高歡遺言，北齊也陷入晉陽、鄴對峙的恐怖氛圍。高湛雖交出高殷，但從他事後屢屢詢問術士是否應起事來看，舉兵已箭在弦上。高演墜馬後身體不佳，太子高百年年幼不堪承嗣，高演一旦大去，高百年即位後便成高殷第二。手握重兵的高湛極可能讓乾明之變重演，高洋傳位失敗前鑑不遠，相信這是高演決定讓高湛繼位的重要考慮。

高湛雖順利即位，但北齊君位接連三次兄終弟及，高演〈遺詔〉又明文肯定，「上循商制」儼然成為慣例。[136]這也讓高湛深為困擾，為防不測，即使唯一同母弟高濟精神狀況已然不佳，仍將其外放定州。[137]即便如此，高湛仍不放心，一一殺害諸兄之子。分別為高洋第二子高紹德、高澄長子高孝瑜、高演第二子原太子高百年，及高澄第三子高孝琬。[138]高湛屠殺諸兄之子在北齊諸帝中相當特殊，此前高洋雖失德卻未殘殺兄子。高演縱然殺害高殷，對其他兄子仍予保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四人，高湛並未除去其他兄子。如高洋第三子高紹義殺博士任方榮，高湛不過給予杖刑兩百下。高延宗不滿

---

134 黃壽成懷疑高演遺詔的真實性，並認為高演之死乃婁昭君與高湛策劃的政變，目的在於阻止高百年繼位，使自身能繼續擁有皇太后之實權。但高演在北齊諸帝中以至孝聞名，故深被婁昭君「愛重」；而從高湛在婁昭君死後隨即改服作樂來看，婁昭君對他的影響力必不及高演，據此，婁昭君殺高演的動機便相對薄弱，因而高演的死因在此仍從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272-273。黃氏之說請參黃壽成，〈北齊高演高湛兄終弟及考釋〉，《北大史學》，第1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00-111。

135 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271。

136 北齊君位屢次兄終弟及亦與鮮卑繼承習俗有關，請參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66-275。

137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濟傳〉，頁1867。

138 李延壽，《北史》，卷52，〈文襄諸子傳〉，頁1875-1876、頁1878-1879；李延壽，《北史》，卷52，〈高紹德傳〉，頁1884；李延壽，《北史》，卷52，〈高百年傳〉，頁1886。

airiti

高湛殺死其兄高孝琬，「為草人以像武成(高湛)，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高湛雖以馬鞭抽打他兩百下瀕死，最終仍未痛下殺手，可知高湛是刻意殺死上述四人。除高孝瑜外，其餘三人皆為嫡子，如高孝琬是高澄的嫡長子；高紹德是高洋的嫡次子，李后一共只育兩子，高殷死後高紹德即是高洋的繼承人；高百年則是高演的嫡長子。高湛亦是高歡嫡子更以高演〈遺詔〉即位，為何他會視諸兄嫡子為大敵呢？

呂春盛指出北齊君主已有嫡長觀念，[139]其中又以高湛對此最為看重。高湛因長子高綽非嫡子，竟將之過繼。[140]高湛即位後，隨即立嫡長子高緯為太子。即使高湛、胡后更寵愛嫡次子高儼，但高湛仍以高緯「體正居長，難於移易」，否定胡后改立太子之議。高湛在〈即位改元大赦詔〉中也坦承「繼立之義，理屬儲兩」，[141]自身卻以高演〈遺詔〉兄終弟及即位，內心之忐忑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高湛亦欲讓其子繼承大位，便須從兄終弟及回到父死子繼。但若照此繼位模式，高湛稱帝便是竊據高孝琬等人的大位，也難怪他聽聞高孝琬自稱是嫡孫、嫡子時，會「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為消除繼位模式轉換衍生的問題，更為鞏固其子繼位的正當性，高湛徹底剷除高緯的潛在對手便是必然之舉。

高湛雖不孝，更對兄子大肆殘殺，但在內有兩都、外有北周虎視眈眈的格局下，高湛仍要遵循高歡遺言，在宗室、勳貴協助下對內穩固統治，對外因應北周的挑戰。此時高湛的兄弟只剩高淹、高洑、高湝、高濟、高凝、高潤五人。扣除精神失常的高濟；「性沉謹，以寬厚稱」的高淹在高湛即位後被任命為太宰；「明練世務，果於斷決」的高洑則遷太師、錄尚書事，「自車駕(高湛)巡幸，(高)洑常留鄴」；「時稱明察」的高湝，則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武成(高湛)時，車駕還鄴，常令(高)湝鎮晉陽」；「諸王中最為孱弱」的高凝，天保朝受封華山王，卻無任職記錄，《北史》本〈傳〉說他此後「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卻不載時間，高殷、高演

139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68-271。

140 李延壽，《北史》，卷52，〈高綽傳〉，頁1888。

141 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正》(北京：中華書局，2001點校本)，卷668，〈北齊武成帝即位改元大赦詔〉，頁345。

airiti

兩朝時間皆短，很可能是在高湛即位後任官；「習於吏職」的高潤則任「尚書令，領太子少師」，之後亦歷任顯官。可知高洧與高湝乃殘存高湛兄弟中出類拔萃者，高湛在出巡時分別委以留鄴或留并重任，正是循高歡遺言而為之。[142]

深受高澄、高洋栽培的堂兄弟高叡，「孝昭(高演)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高湛)於鄴」亦被高湛重用，「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143]高湛甚至讓「亂高祖(高歡)後庭」被杖責致死的高叡之父高琛配饗高歡廟庭，可見他對高叡的器重。[144]

高湛亦重視勳貴。段韶在他執政時任左丞相，[145]段韶的第二子段深，也在此時尚東安公主。斛律金在高湛登基後「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斛律光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斛律光在斛律金死後，「襲爵咸陽王，並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幹，遷太傅。」[146]高湛在北周、突厥聯軍退兵後見到斛律光，竟抱著他的頭痛哭，[147]可見兩人關係之密切。

高湛執政後貪圖享樂不復進取，乃北齊由盛轉衰的關鍵點，其間卻能兩次擊敗北周大舉入侵。第一次高湛本欲東出逃避，宗室高孝琬、高叡力勸他赴軍穩定人心，高湛聽從，為勳貴段韶、斛律光率部擊潰聯軍打下基礎；一年後北周復進逼，高湛再親臨前線，並委宗室高長恭、勳貴段韶、斛律光領軍迎戰，又讓北周大敗而歸。可知高湛「恣意作樂」、「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148]北齊卻能自守有餘，乃遵高歡遺言重用宗室、勳貴之故。

高湛在位也是恩倖在政壇鵲起之時。早在東魏、北齊初即有恩倖如郭秀者，可是在勳貴輔宗室治天下的情況下，恩倖無法預聞政事。《北齊書・恩

142 李延壽，《北史》，卷51，〈齊神武諸子傳〉，頁1861-1868。
143 李百藥，《北齊書》，卷13，〈高叡傳〉，頁172。
144 李百藥，《北齊書》，卷13，〈高琛傳〉，頁169、李延壽，《北史》，卷8，〈後主紀〉，頁289。
145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韶傳〉，頁211-212。
146 李百藥，《北齊書》，卷17，〈斛律光傳〉，頁224。
14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9，「陳文帝天嘉五年(564)」條，頁5238。
148 李延壽，《北史》，卷92，〈和士開傳〉，頁3044。

airiti

倖傳》:「高祖(高歡)、世宗(高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554)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149]便是一證。然而乾明變後，皇帝對宗室、勳貴的信任已遭損傷，即便重用卻不免疑忌。加上高湛又沉迷享樂，對皇位最無威脅的恩倖便得寵信，[150]呂春盛指出:「君位的鞏固與轉移為當時統治者最嚴重關切的難題，此一難題到了武成帝高湛時代所採取的解決之道，是用恩倖之臣助其剷除異己，而恩倖人物也循此邀寵求功，高湛禪位事件正是這種政局發展最極致的表現。」[151]呂氏所言直指核心，恩倖不僅對外幫高湛剷除君位繼承的阻礙，對內亦為保高緯繼位不遺餘力，和士開便是一例。和士開擅長握槊又能彈胡琵琶，高湛對他十分喜愛。和士開與胡后也有曖昧關係，更鞏固其專寵地位。但和士開聖眷始終不衰，還因協助高湛解決棘手的繼位問題之故。

高湛共有十三子，但胡后所生之子只有高緯、高儼。高湛即位後兩個月即立高緯為皇太子；[152]高湛對嫡次子高儼亦大力提拔，「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高湛)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153]高儼首次鎮鄴時間不明，但必在封東平王之後。據《北史•齊武成紀》高儼受封東平王在河清三年(564)九月；而常受留鄴之務的高洑死於河清三年(564)三月，可知高儼乃繼高洑之任。這亦是循高歡遺言之舉，只因高洑之死，由高洋、高演及高湛統治初期的兄弟留守，回到東魏、高洋統治末期的父子分管晉陽、鄴兩都而已。高湛一意栽培高儼，也讓高緯的太子之位為

149 李百藥，《北齊書》，卷50，〈恩倖傳〉，頁685。

150 姜望來從皇帝猜疑宗室解釋恩倖崛起之因，但高湛、高緯不僅猜疑宗室，更因乾明之變疑忌勳貴，最後致斛律光於死地，這是姜氏所未論及的，斛律光之死的詳細討論請參本文第六節。姜氏之論請參姜望來，〈家國之間：北齊宗王政治變遷與末年皇位爭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5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2017)，頁117-118。

151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30。

152 李延壽，《北史》，卷8，〈武成紀〉，頁282。

153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儼傳〉，頁1889。

airiti

之不穩。胡后曾勸高湛改立高儼，高湛雖以高緯「體正居長，難於移易」不允，高緯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祖珽便勸和士開：「宜說主上(高湛)云：襄(高澄)、宣(高洋)、昭帝(高演)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這裡的「中宮」字面應指胡后，但同《書》同〈傳〉明確說：「時皇后(胡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因此必然指得是高湛。故〈傳〉文其後才會說祖珽「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和士開所奏深得高湛之意，高湛便於河清四年(565)效北魏獻文帝內禪故事傳位給高緯，自己則任太上皇，「軍國大事咸以奏聞」。

高湛在生前便使君位父死子繼，但他仍不放心，臨終讓和士開、高叡、婁定遠同受顧命。高湛所以託孤和士開，除兩人關係非同一般親昵外，和士開所上內禪策，更讓高湛以為他「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和)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高叡已見前述，乃是高湛堂兄弟。婁定遠是婁昭君弟勳貴婁昭之子，「外戚中偏為武成(高湛)所愛狎」。[154]可知這份輔政大臣名單涵蓋了恩倖、宗室、勳貴。即使高湛以恩倖為股肱，但他仍讓宗室、勳貴一同顧命，可見在內有兩都、外有北周威脅下，高湛仍須遵高歡遺言才能穩定身後政局。然而，代表宗室、勳貴輔政的人選並非最適當，在宗室方面，高湛死前同母弟高濟、異母弟高湝、高凝、高潤仍在世。在勳貴方面，高緯岳父斛律光本人即是勳貴，屢立大功與高湛交情更匪淺；而段韶時任左丞相，兩次挽救北齊於既倒，又是高歡遺言指名輔佐高洋者，這些人無疑更適合顧託，為何高湛會一概不取呢？

高湛同母弟高濟在得知高湛過世後，竟對人說：「計次第亦應到我」，[155]隨即被高緯所殺。可見即使高湛在生前即讓高緯登基，但北齊君位連續三次兄終弟及的往例這時仍有影響。此前高洋所以一度考慮傳位高演，理由是「太子(高殷)性懦」；而高湛子高緯「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156]不啻是高殷第二。若照北齊君位兄終弟及慣例，那不管是位次於高湛的同母弟高濟，抑或異母弟高湝等皆是可取高緯而代之者，自然不能給予顧命大權。至於段

154 李百藥，《北齊書》，卷15，〈婁定遠傳〉，頁196。
155 李百藥，《北齊書》，卷51，〈高濟傳〉，頁1867。
156 李延壽，《北史》，卷8，〈幼主紀〉，頁300。

airiti

韶、斛律光雖位望素重，但他們曾與高演、高湛發動乾明之變，又握有兵權，若再以顧命大臣之尊，奉高濟等舉兵入宮，便是乾明之變的再現，高緯的帝位也會岌岌可危。和士開「恒侍(高湛)疾」更受託後事，便「自擬伊、周」。[157]他在高湛死後「秘喪三日不發」，理由是「至尊(高緯)年少，恐王公有貳心」，[158]這與高湛臨終的憂慮應相去不遠。上述論點雖無直接證據證明，但高湛是乾明之變的主謀也是受益者，又戮力保其子大位，若無此等顧慮實難想像。[159]

儘管高湛佈置周詳，但他去世不久後，顧命大臣即水火不容。在雙方激烈角力中，高叡一度讓和士開外放，和士開所以能扭轉劣勢，關鍵在他兩次面見胡太后、高緯時所言：「先帝(高湛)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高緯)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高殷)。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160]高緯與高殷特質如出一轍，且乾明之變亦是發生於高洋喪事已畢後。再者高演、高叡也欲「清君側」，狀況極為類似。此外，和士開顯然是將自己比擬為楊愔，將高叡與高演相提並論；而高湛臨終前殷勤囑託和士開後事，和士開所言又符合當下情境，這對太后、高緯便極具說服力。其實早在高叡聯合高潤、婁定遠等逼太后外放和士開時，太后早將自身母子處境聯想至李祖娥、高殷。[161]加上高叡等人眼見無法說服太后，「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162]太后很難不認為政變即將發生，最終也導致高叡之死。

胡太后果斷誅殺高叡是因恐懼乾明之變再起，但在當時宗室、勳貴是否

---

157 李昉，《文苑英華》，卷751，〈北齊興亡論〉，頁3929。

158 李百藥，《北齊書》，卷40，〈馮子琮傳〉，頁528。

159 論者或認為本文「以北齊歷代統治者高洋、高演、高湛皆遵奉高歡遺言重用宗室、勳貴以安內攘外，但在實際分析時又指出高洋、高演、高湛不信任宗室、勳貴，造成晉陽與鄴兩都對立、屠殺宗室。」顯得自相矛盾，但如同上述分析，高氏第二代對宗室、勳貴的態度乃器重與猜疑並存，雖兔同籠，並無扞格之處。

160 李延壽，《北史》，卷92，〈和士開傳〉，頁3045。

161 李延壽，《北史》，卷92，〈和士開傳〉，頁3044：「先帝(高湛)在時，王(高叡)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

162 李百藥，《北齊書》，卷50，〈和士開傳〉，頁687。

airiti

真欲發動政變呢？和士開擔憂一旦發喪「恐王公有貳心」，但如馮子琮所言：「大行(高湛)，神武(高歡)之子，今上(高緯)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163]和士開發喪後確如馮子琮預測，政壇平靜無波。但往後確實又發生宗室舉兵入宮的突發事件，主謀卻非高緯諸叔、諸堂兄弟，而是高緯的親兄弟高儼。

高緯親政後，除和士開外，陸令萱、陸令萱子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祖珽亦因得高緯寵信而崛起。其中和士開、穆提婆「專橫奢縱」，讓高儼甚為不滿。和士開、穆提婆得知後，以「琅琊王(高儼)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忌之，出他於北宮，「不得復見太后」，然後免去其官，更欲奪他兵權。高儼甚為不滿，不僅殺掉和士開，更舉兵欲除陸令萱等。令人不解的是，高儼「目光奕奕」並非一日〔(高)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為何大權在握的和士開、穆提婆，會畏忌而欲奪其權呢？如前述和士開是高湛遺言的守護者，地位不啻等同高殷時代的楊愔。也因此高叡聯合宗室、勳貴欲外放和士開，即被胡太后、高緯等視為乾明之變的再現。和士開所以被高湛認為有「伊霍之才」，讓其顧命，是獻內禪策之故；而和士開獻策的背景，正是胡后勸高湛廢高緯立高儼，這與婁昭君偏愛高演，在高洋死後即欲立之又何其相似。因此和士開等奪高儼兵權，使之不得再見太后，便是捍衛高緯大位，防止乾明之變再現的佈局。這從陸令萱事後對高緯所言：「人稱琅琊王(高儼)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高緯殺高儼後贈其諡為楚恭哀帝，並殺其遺腹四子等事皆能得證。[164]

即使如此，仍難將高儼舉兵入宮與乾明之變歸於同類。雖然高儼因和士開等疏忌，聯合宗室、勳貴子弟入宮欲殺恩倖，與高演、高湛為遭執政猜疑，偕宗室、勳貴入宮「清君側」異常相似。但在乾明變前，高演已有篡位之念；而高儼在除去和士開後即欲停手。再者，高儼轄下士兵遠多於近衛軍，卻不趁機攻打宮城，這些士兵看到高緯親臨便紛紛潰散，高儼本人更欲應詔，都

163 李百藥，《北齊書》，卷40，〈馮子琮傳〉，頁528。
164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儼傳〉，頁1889-1892。

airiti

能證明高儼並無篡位意圖。[165]但高儼是在殺害顧命大臣和士開後舉兵進宮；而高演亦是在除去輔政的楊愔等後率兵入宮，不久更篡位，因此對高緯來說，高儼此舉便是效高演前例謀反的鐵證。故〈北齊興亡論〉云：「琅琊(高儼)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166]高儼又深得高湛、胡太后寵愛，一度是高緯大位的威脅者，也導致高儼之死。[167]

斛律光的死因也與乾明之變有關。早在祖珽等人誣陷斛律光前，高緯即因斛律光未奉命遣散軍隊，懷疑他有反心。但在段韶死後，斛律光已是勳貴的代表，也是北齊的干城，屢屢率領大軍與北周周旋，「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168]「國之存亡，繫其生死」；又協助平定高儼之亂，更是高緯的岳父，高緯竟質疑他的忠誠，頗不可解。[169]那高緯又何以對其痛下殺手呢？從前述可知乾明之變是高緯揮之不去的夢魘，乾明之變的主角則是宗室高演、高湛與勳貴斛律金、賀拔仁，因此除宗室外，勳貴也是高緯高度猜忌者。何況斛律光本人亦曾參與其中，這也促成斛律光之死。[170]

表面上是胡太后或高緯猜疑，致高濟、高叡、斛律光於死地，實際上早在高湛時便已埋下疑忌種子。高湛雖因同母弟高濟神智恍惚而不殺，卻在即位不久便將其外放。高叡雖受高湛器重，其後也因「譽望日隆，漸被疏忌。」即便高湛最終讓他受顧命，但另外兩位輔政大臣和士開、婁定遠皆為高湛心腹，可知高湛所以託付高叡後事，當為不步高洋失敗後塵，兩相其害取其輕不得不然。且高湛早知和士開與高叡不和，令和士開協同輔政便有制衡高叡之心，這可能也是高湛臨終前「握(和)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的深意。至於斛律光，早在高湛遺詔中即不預顧命，疑忌之情躍於紙外。也就是說，

165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41。
166 李昉，《文苑英華》，卷751，〈北齊興亡論〉，頁3928。
167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儼傳〉，頁1891-1892。
168 李延壽，《北史》，卷54，〈斛律光傳〉，頁1969-1971、頁1975。
169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45。
170 薛海波認為斛律光因在高儼政變中支持高緯而得罪懷朔勳貴子弟群體，導致其分裂，這也是恩倖敢派少量禁軍，即將斛律光家族誅殺殆盡的原因，請參薛海波，《5-6世紀北邊六鎮豪強酋帥社會地位演變研究》，頁430。此外，斛律光死後因其功績升格為神，在晉中、晉南地區有廣泛信眾。請參錢龍，〈斛律光與北齊興衰之關係〉，《山西社會科學》，第8期(北京，2014.08)，頁154-160。

airiti

高湛猜忌宗室、勳貴已使高歡遺言這「祖訓」搖搖欲墜，胡太后或高緯不過是沿著此一路徑，逐一消除潛在威脅，徹底傾覆高歡遺言而已。

高緯對政變的恐懼發展到最後，不僅宗室、勳貴，只要認定大臣與反叛沾邊，不問實情便痛下殺手。如韓長鸞誣陷祖珽黨羽崔季舒、張雕虎欲反，高緯不分由說，便將崔季舒等五人「並斬之殿庭」，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171]可知此時高緯聽聞政變已如驚弓之鳥，以致淪為側近誅除政敵的工具。

即便如此，只有宗室才真正能威脅高緯大位，他最猜忌的也是宗室。如高澄之子高長恭，因邙山大捷威名大盛，高緯便派人將他毒死；高緯的哥哥高綽，韓長鸞誣告他欲反，高緯未經查證就殺了親兄弟；被高湛譽為「此兒得我鳳毛」的高貞，年紀漸長後高緯也不能相容，下他於獄。高緯對待其他兄弟也很苛刻，《北史・齊武成諸子傳》說：「琅邪王(高儼)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172]則在高儼死前，諸兄弟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了。

高緯雖荒淫無度又疑忌宗室，在兩都格局下也不得不依高歡遺言，在出巡晉陽時命宗室留鄴。《北齊書・高貞傳》說高貞在高湛出巡時「總留臺事」，又說幾年後，高緯「漸忌之」，「令馮士幹劾繫(高)貞於獄，奪其留後權。」高貞被奪留後權，象徵高歡遺言這「祖訓」的徹底崩潰，此事確切時間史書未載。《北齊書・鮮于世榮傳》說：「(武平)七年(576)，後主(高緯)幸晉陽，令(鮮于)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高貞)北宮留後。」[173]高緯在武平七年(576)只有一次巡幸晉陽，時間在八月，[174]可知高貞的留後權被奪必在武平七年(576)八月後；而北齊在四個月後就滅亡了，兩者時間大致相同並非偶然，因高緯疑忌宗室正是北齊滅亡的關鍵。高緯堂兄高延宗在平陽力戰，所向披靡，高緯聽聞北周軍已到雀鼠谷，不顧高延宗苦苦懇求逕自返鄴。高延宗往後為凝聚眾心對抗北周，不得不在晉陽稱帝，高緯聽聞後竟說：「我

---

171 李延壽，《北史》，卷32，〈崔季舒傳〉，頁1185-1186。
172 李延壽，《北史》，卷52，〈齊武成諸子傳〉，頁1893。
173 李百藥，《北齊書》，卷41，〈鮮于世榮傳〉，頁539。
174 李延壽，《北史》，卷8，〈齊後主紀〉，頁297。

airiti

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高延宗)得之！」

被高緯猜嫌的宗室不僅高延宗，高延宗之兄高孝珩亦因牽涉高儼入宮事件，被高緯疑忌。高孝珩主張：「宜使任城王(高湝)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175]此策若行，齊周勝敗仍在未定之天，但高延宗此時已在晉陽稱帝，鄴之兵馬若交與高孝珩指揮，晉陽與鄴便皆由高孝珩兄弟掌握，縱然擊退北周入侵，高緯的帝位也搖搖欲墜，他當然堅拒不允。

高孝珩見北齊將亡，便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圖謀「殺高阿那肱，廢後主」，自立為帝，卻因高阿那肱改道而不成。[176]莫多婁敬顯是莫多婁貸文之子，莫多婁貸文隨高歡在信都起兵討伐尒朱氏，故莫多婁敬顯是勳貴之後；[177]至於尉相願，其父尉摽乃高歡帳內，隨出山東，則尉相願也是勳貴之子；[178]呼延族乃與高歡於信都舉兵的高昂之部曲，隨高昂四處征戰，他本人正是勳貴。[179]這場流產政變與乾明之變皆是宗室與勳貴策劃，性質卻不同。早在高緯留高延宗於晉陽時，并州將領便要高延宗稱帝方願一戰，其中便有莫多婁敬顯；并州失守後，他才到鄴圖謀推翻高緯。因此，莫多婁敬顯等人所以推高孝珩為帝，乃認定只有推翻無能的高緯，北齊方有生機。可見，這場政變是宗室、勳貴為挽救北齊所做的最後努力。

即使政變失敗，高孝珩仍欲救北齊於既倒。他一再請求出戰卻屢次受阻，相當氣憤，曾對高阿那肱等人說：「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北周武帝)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180]高緯對宗室的猜疑之深，亦可想見。

由上述分析可知高緯對宗室、勳貴的猜忌，已到草木皆兵的地步。諷刺的是，在北齊即將傾覆時挺身者並非恩倖，而是備受疑猜的宗室與勳貴，這

---

175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孝珩傳〉，頁1877。
176 李百藥，《北齊書》，卷19，〈尉相願傳〉，頁258。
177 李百藥，《北齊書》，卷19，〈莫多婁貸文傳〉，頁258。
178 李延壽，《北史》，卷53，〈尉摽傳〉，頁1909。
179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294。
180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孝珩傳〉，頁1877。

airiti

與高歡遺言完全一致。高歡認為光高澄一人無法承擔大任，必須與宗室、勳貴同心合作才能穩定政局。然而乾明之變卻讓膽怯的高緯徹底揚棄了「祖訓」，深懼宗室、勳貴謀反，動輒誅除，即使往後北周大舉入侵，仍擔心宗室會趁機篡位，不願給予兵權，最終也導致北齊的滅亡。[181]

七、結論

高歡臨終前以與勳貴「冒涉險艱，同獎王室」總結一生功績，可知東魏是高歡與勳貴協力建立的政權。但這時局勢卻極端不利，不僅侯景即將反叛，其子威望又不足以服眾，高歡只能期盼段韶等勳貴能與分據晉陽、鄴兩都的高澄兄弟一起穩定政局。高歡亦知勳貴忠心卻無力平叛，唯一能匹敵侯景的慕容紹宗忠誠又堪慮，因而他交代高澄任用慕容紹宗其實是一大賭注。但比起已然有數的平定內亂，高歡對未能消滅西魏則留下無比憾恨，也成為高洋、高演兄弟往後戮力以求的目標。東魏不論安內(平侯景之叛、兩都制)、攘外(消滅西魏)都要高氏宗室與勳貴的齊心合作，即須重用兩者，這便是高歡遺言的核心精神。

高澄一接班，侯景隨即叛亂。高澄卻非先派高歡臨終指定的慕容紹宗，而是命韓軌、潘樂等忠心卻能力平凡的勳貴前往平亂。高澄所以遲遲不派派慕容紹宗出征，關鍵在其與侯景關係匪淺，若慕容紹宗與之串謀並聯合梁軍北進，東魏危亡便在旦夕。侯景亂平後，高澄雖猜疑其弟高洋，卻仍帶他至潁川前線歷練；並委段韶輔二弟高演坐鎮晉陽協理軍國事務，亦是遵高歡遺言而為之。

高洋在高澄死後迅速平叛接位，但內則諸弟幼小、元氏勢力蠢動，外有西魏虎視眈眈，本應鎮鄴以鎮壓元氏，勳貴卻擔心西魏趁機入侵，高洋被迫

---

181 自繆鉞已降，學者對北齊的政治發展及其滅亡之因展開豐富且深刻的討論，如繆鉞、孫同勛、蕭璠著意的胡漢之爭、谷川道雄指出的門閥主義與賢才主義之爭、呂春盛揭示的諸勢力圍繞君位繼承之爭、王怡辰鋪陳的兩都政治派系之爭、黃永年強調的文武之爭，皆為本文立論的紮實基礎。本文不過以前人未曾留意的高歡遺言為中心，將學者們不同的研究視角統合為一，藉以探尋貫穿北齊政治史研究的新詮釋理路而已。若有所得，也因站在前輩學者寬厚肩膀之故，在此謹向學者們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airiti

前往晉陽，留高岳等勳貴於鄴。接著為克服自身威望不足的弱點，不顧婁昭君、勳貴、文臣激烈反對毅然代魏，即位後仍依高歡遺言重用勳貴斛律金、段韶，並栽培其子高殷與其弟高演。高洋雖凜於高歡失敗前鑒不敢進攻西魏，仍深以為憾，酒色解愁也亂了心性。

高洋的失德史所罕見，卻能「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是因重用身兼勳貴、外戚、士族三身份而能溝通鄴、晉陽兩都的楊愔。不僅如此，當高洋下定決心讓高殷繼位後，楊愔也是輔政大臣的首席。然而楊愔面對的局面卻無比艱難，不僅高洋本以「宗社事重」欲讓高演繼位，更因高洋排除宗室、勳貴顧命；而使外戚燕子獻、可朱渾天和等「羣小」輔佐高殷。燕子獻等欲剷除婁昭君、高演、高湛的圖謀，不僅楊愔難以認同，導致決策多變，也讓宗室、勳貴發動政變，除欲返回高歡遺言的舊軌外，更要回到高洋初衷由高演接位。高演登基後，器重勳貴斛律金等人，亦命高湛鎮鄴看守高殷，更有統一東西之想。但他以政變奪取高洋遺留大位，為強化繼位正當性，便以超越高洋為目標，然而乾明之變始終是他一大心病。對乾明變後勢力猛然膨脹的高湛，高演不惜自毀承諾，改命其子高百年為太子；又深恐高湛會挾高殷舉兵，也使鄴與晉陽形成對峙，內戰一觸即發。是因高殷、高演相繼去世，及高演臨終前遺詔令高湛繼位，鄴與晉陽才又復歸一體。

乾明之變也讓高湛即使重用卻未信任宗室、勳貴，恩倖因之在政壇崛起。但高湛在內有鄴、晉陽兩都，外則北周窺探的內外環境下，仍提拔子弟留守一都，重用宗室、勳貴以抗禦外侮，即使北齊已由盛轉衰，政權卻依然穩定，也使北周接連大敗而歸。

高湛雖猜疑宗室，卻大力栽培其嫡子高緯、高儼；為確保大位能傳給其子，高湛甚至在生前將皇位內禪。然而高湛對次子的溺愛卻導致往後的高緯、高儼兄弟鬩牆；臨終雖以堂弟高叡與勳貴婁定遠、恩倖和士開一同輔政，卻是為排除其同母弟高濟、異母弟高湝等，及勳貴段韶、斛律光顧命而不得不然。且高湛早知和士開與高叡不合，讓兩人共同輔政便有讓其制衡高叡之意，故胡太后、高緯逐一清除高濟、高叡、斛律光等不過是延續高湛的猜忌軌跡而已。

北齊恩倖惡名昭著，但是作為皇權的延伸，恩倖所為一定程度代表皇帝

airiti

的意志。如和士開欲防乾明之變再起而促成高叡之死，他為消除高緯隱患而外放高儼，即使失敗被殺，卻也讓高緯能剷除心中大敵，這也是北齊恩倖的另一歷史面相。

即使如此，乾明之變前鑑仍讓高緯深恐帝位不保，即便忠心耿耿的勳貴、不具造反能力的文官，一旦有謀反嫌疑即隨意殺戮。但真正能威脅高緯大位的仍是宗室，這也使高緯對其兄弟、堂兄弟百般猜忌。然在北齊即將滅亡，挺身救國者的卻是宗室、勳貴，這與高歡遺言完全一致。乾明之變卻讓高緯在北周大舉入侵之際，仍擔憂宗室會趁機篡位，不願給予兵權，也導致北齊的滅亡。

深入觀之，高演、高湛、高緯會猜忌宗室、勳貴，是因乾明政變之故；而乾明政變又能回溯至高洋欲使君位父死子繼，命「羣小」輔政的佈局。可以說，高洋為使其子繼位，猜忌宗室、勳貴，創造新的政治路線，而正是此一路線，使北齊陷入嚴重的內耗，逐漸步入衰亡，高歡遺言對北齊的重要性，亦可見一斑。

airiti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傳統史料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點校本。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點校本。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影印本。
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56，影印本。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點校本。
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點校本。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3。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點校本。

(二)近人論著

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收入《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29-104。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何德章，〈高澄之死臆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6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1998)，頁50-56。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87。
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周一良，《周一良集：魏晉南北朝史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尒朱氏軍閥集団再論(1)：王都——霸府体制を焦點にして〉，《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15期(沖繩，2009.03)，頁141-209。
姜望來，〈家國之間：北齊宗王政治變遷與末年皇位爭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

airiti

資料》，第35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2017，頁112-124。
姜望來，〈祖宗與正統：北齊宗廟變遷與帝位繼承〉，《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北京，2015.02)，頁19-27。
姜望來，〈高洋所謂「殷家弟及」試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3卷第2期(武漢，2010.03)，頁152-158。
胡勝源，〈「齊元」之爭與「高祖」更易——高歡、高洋歷史地位的改換〉，《漢學研究》，第38卷第2期(臺北，2020.06)，頁91-132。
胡勝源，〈孝文崇拜與東魏政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1期(臺北，2019.05)，頁1-54。
胡勝源，〈讀《北齊書・陽休之傳》論李德林的黨派意識與歷史書寫〉，《北朝研究》，第1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72-82。
郁賢都，《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韋琦輝，〈從霸權到皇權——論東魏北齊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8。
韋琦輝，〈勳貴集團與東魏北齊政治〉，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5。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籍舉要》，《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
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第2卷第4期(臺北，1964.11)，頁35-39。
高敏，《南北史考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張耐冬，〈東魏北齊皇權政治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張蕾，〈北齊宗室階層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7。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曾磊，《北朝後期軍閥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黃永年，〈論北齊的政治鬥爭〉，收入《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32-68。
黃壽成，〈北齊高演高湛兄終弟及考釋〉，《北大史學》，第1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00-111。
劉兵，〈北齊別都晉陽再論〉，《北朝研究》，第1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138-151。
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第6卷第8期(臺北，1976.11)，頁455-473。
錢龍，〈斛律光與北齊興衰之關係〉，《山西社會科學》，第8期(北京，2014.08)，頁154-160。
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收入《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

airiti

店，1978，頁78-94。
薛海波，《5-6世紀北邊六鎮豪強酋帥社會地位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
龐駿，〈北齊儲君制度探論〉，《許昌師專學報》，第1期(許昌，2001.02)，頁77-82。
嚴耀中，〈北齊政治與尚書并省〉，《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上海，1990)，頁36-42。
蘇小華，《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airiti

The Last Words of Gao Huan and the Politics of Northern Qi

Hu, Sheng-yuan

Postdoctor,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Many scholarly works have explained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rn Qi and its cause of demise through the lenses of Hu-Han conflict and its many vari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other dimensi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Northern Qi. The focus of this inquiry is the ideas expressed in the last words of Gao Huan, namely the system of royals and nobles living in two separate capitals of Jinyang and Ye, the removal of Western Wei, the last advice on the succession of father to son, and the mode of brother-to-brother succession brought to the fore by the sudden death of Gao Cheng. This article considers Eastern Wei to be a political power established jointly by Gao Huan and the nobles, which was administered from its two capitals specialized respectively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At the end of Gao Huan's life, the situation was extremely disadvantageous towards him. Not only he had an unqualified successor, but Hou Jing was also on the verge of a rebellion. The only hope was for his sons Gao Cheng and Gao Yang, who separately managed the two capitals along with the nobles to join together in stabilizing the situation. This is the core idea of the last words of Gao Huan. The reason that Gao Cheng successfully pacified the rebellion by Hou Jing was because he followed this idea in spirit. Afterwards, even though the internal rebellions were pacified and Gao Yang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Northern Qi, the gener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ramework of having two capitals specialized respectively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with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as looming threat from the outside remained unchanged. Therefore, the successive rulers of Northern Qi, Gao Yang,

airiti

Gao Yan, and Gao Zhan all followed this idea and invested in the royal family while giving great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nobles to maintain the internal peace and stand against external threats. Even though he himself took the throne after his elder brother's sudden death, Gao Yang, however, intended to have his own son Gao Yin to succeed him. He was suspicious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nobles and asked external relatives to aid in governing. This led to the Qianming Rebellion by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nobles. After returning to the brother-to-brother succession model, the old guards supported Gao Yan's takeover of the throne. This led to the deep distrust of the royals and nobles by Gao Yan and Gao Zhan, even as the emperors still assigned high positions to such members. Once Gao Wei took over the throne himself, he was worried about following Gao Yin's footsteps, and initiated a wanton slaughter of royals and nobles. This led to the final and thorough collapse of the last words of Gao Huan. Even when Northern Zhou was invading, there was still so much fear of a coup by the royals that they were not entrusted with leading the army against the invaders. This led to the final demise of Northern Qi.

Keywords: Northern Qi, the last words of Gao Huan, the Qianming Rebellion